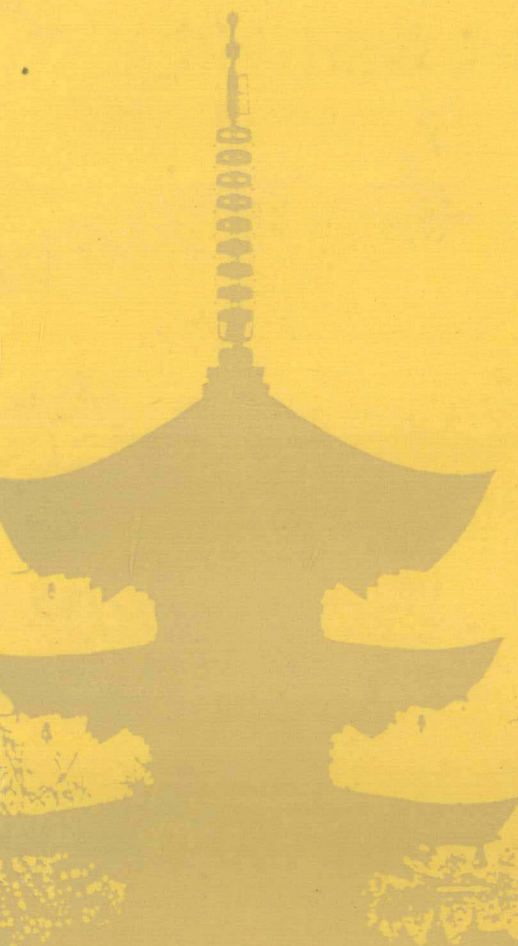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选编

中国日语 教学研究文集 4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文集

4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选编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文集 4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选编

责任编辑：戴宇

封面设计：曲刚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毫米32开 9.25印张 221 000字

发行：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册 定价：5.10元

印刷：长春市全安印刷厂

ISBN 7-5383-1764-3/G·1542

序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于1990年8月在黑龙江大学召开日语教学研究会，这是我国日语界的一次盛会。代表们来自全国各地，提交大会的论文70余篇。在分组会上发表40篇。经各组长推荐，编委会审定，有12篇论文选入文集。此外，又从近两年来国内杂志发表的论文中选用8篇，共收入20篇，约22万字。其次，本集只收入日语语言方面的文章，有关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社会及日语教学法方面的论文没有收入，请大家原谅。由于篇幅所限，还有一些优秀论文只好割爱，也请同志们谅解。这次讨论会的召开曾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特此鸣谢。

从论文内容来看，充分地反映了近年来我国日语教学与科研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水平的不断提高。论文集第四集的出版，不仅可以作为这次盛会的纪念，而且会进一步推动全国日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日本朋友北原保雄教授、冈崎正继教授和台胞蔡茂丰教授为大会作了内容丰富、学术水平很高的报告。本文集编委会由刘耀武（编委会主任）、孙宗光、苏德昌、谷学谦、简佩芝等五位同志组成。于编辑过程中曾请作者对原稿进行修改，经鲍海昌、陈淑敏二同志复校。但因时间仓促，可能还存在不足之处，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会员提出宝贵意见。

本文集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对该社张岩峰同志的大力支持，深表谢意。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文集》编委会

1992年2月10日

目 次

1. 刘和民	日语句子层次和结构特征·····	(1)
2. 刘耀武	日语语法研究的新动向·····	(13)
3. 孙宗光	談話構造における省略·····	(31)
4. 苏德昌	句子及其成分的重复·····	(41)
5. 赵福泉	感情形容词与感情动词的语法特征·····	(50)
6. 白继宗	长音化与日语汉字读音·····	(64)
7. 崔春基	中日両国語の相違点の一考察·····	(81)
8. 胡振平	日语语法上的学术论争·····	(92)
9. 金荣一	日本語の一側面·····	(106)
10. 陈常好	終助詞——話し手と聞き手の認識の ギャップをうめるための文接辞·····	(121)
11. 徐一平	日本語の疑問表現の体系について·····	(144)
12. 张麟声	再论中日“单纯存在”表达方式·····	(164)
13. 于日平	構文におけるテンスとムードの関係·····	(175)
14. 方 懋	日语构词法与词类转化·····	(193)
15. 赵基天	助詞「が」のスポットライト性·····	(207)
16. 吕寅秋、王克西、李伟	日汉机器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	(219)
17. 沈宇澄	感情形容語についての中日対照·····	(240)
18. 金哲会	谈林四郎的句子结构学说·····	(255)
19. 李性让	再谈日语句子的连接手段·····	(265)
20. 吴爱莲	日本語の発想と表現·····	(279)

日语句法层次和结构特征

刘 和 民

(1) 句子是一个线性排列的连续音流，但是它的结构却不是直线的，不是平面的，而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多层次的结构组织到一个线性排列中。

(2) 句子的多层次性有许多方面。或者说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句子可以提出各种层次。例如“法位学”分析的语音、语法、词汇三个语言层次以及语法单位的语素、词、短语、子句、句子、段落、话语诸层次。从其他的角度还可以看到句子有以下各种层次：一是客体的对象意义和主体的情态意义互相渗透的两个层次；二是深层的隐性结构和表层的显性结构两个层次；三是表层结构又有以系统化、模式化为特征的狭义语法结构和以交际功能为特征的交际结构或功能结构的两个层次。普通语法（例如学校语法）以表层结构的第一个层次为对象并以此为限。理论语法涉及对象意义和情态意义的关系（“陈述论”）；生成语法涉及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关系；话语语法涉及语言模式和言语功能的关系。

(3) 如果用另一种方式从整体上描述，也可以说句子有内涵层、外形层和边缘层三个层次。内涵层的核心是对象意义，它与语文学接壤并相交错；边缘层的核心是功能，它与语用学接壤并相交错。中间的外形层则是普通语法讨论的领域。

(4) 层次是抽象分析的结果。实际的自然语言是浑然一体、各种层次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网。抽象分析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忘记了这是人为的抽象，忘记了同时要照顾到整体，把某一个层次（例如外形层）孤立起来，就会有许多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5）客体的对象意义是指什么呢？如果以为对象意义就是指独立于人的精神之外的客观世界，那是一种误解。对象意义是语言这一符号系统的客体性的侧面，是人脑的意识和潜意识的产物，是人的主体作用的结果。但是主体作用不等于主体的情态意义。

（6）对象意义常被理解为概念。这当然不错。概念是思维的范畴不是语言的范畴。概念是客观事物的符号，语言是符号的符号。但是语言符号的“所指”并不限于概念，还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是“表象”。概念属于逻辑思维，表象属于非逻辑思维。文学的语言、诗的语言，所指常是表象而非概念；日常语言也有这样的情形。

①犬は最も古い家畜である。

②となりの家に犬がいる。

①的“犬”是一个概念，②的“犬”有概念也有表象。当人说①这句话时他心际浮现的较少是狗的实物形象，而在说②这句话时，他心际浮现的邻家那只黄狗、白狗、长毛狗……，即某个狗的表象。表象是对象化的，有对象意义，但不是概念化了的。辞典里的词都是概念，句子里的词不一定是概念。

（7）把包含概念化过程的称为“詞”，不经概念化过程的称为“辞”（时枝诚记），这划分很重要也很有价值。但是“詞”并不都包含概念化过程。除例②那样对象化但不概念化的以外，“詞”也有不经对象化的。

③善び

④ああ、うれしい

③是概念，④是情意。“うれしい”是“词”，但不包含概念化过程，也不包含对象化过程。

(8) 句子里的词不同于辞典里的词。句子的词或其他语言片段,它的“意思”不仅是概念或者表象,还渗透着某种主体性的东西。如果说这是语义学的问题,不是语法学的问题;语法不研究“意思”,只研究符号与符号的组合关系,这也不错。但实际上“意思”不仅影响组合形式,有时还决定组合形式。可以说“門を出る”也可以说“門から出る”,这里的名词和动词都一样(概念都一样),但意思不完全一样。说“門を出る”不说“窓を出る”,组合的形式一样,但一则可以同现,一则不可以同现。按语义性质划分的动词类别决定动词体的选择和体的意义也是人们熟知的。即使是一个看来很单纯的词,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句子里也可以有不同的意思。

⑤天の原振りさけ見れば春日なる三笠の山に出し月かも。

⑥忘れじと言ひしばかりの名残とてその夜の月は廻り来たり。

“月”这样一个名词,作为概念,作为表象,它的对象意义应当说是一样的。但在⑤里是思乡的月,在⑥里是失恋的月。当然可以说是诗人寄托在这个词上的情思不同。唤起读者的联想不同。但是既然可以有不同的寄托和联想,它的对象意义中必有一种潜在的因素,通过某种组合形式可以唤起某种情意。这样看来,虽然对象意义是客体的,但也是很复杂的,尤其是它和主体的情态意义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9) 把句子定义为对象意义和情态意义相结合、具有完结性的统一体,也许是迄今众多定义中最可接受的一个。把对象意义的体现称为“叙述”,情态意义的体现称为“陈述”,句子就是“叙述”和“陈述”的统一体。(渡边实)。

“火事”是一个词,指“家屋,山林などが焼けること”这个客观现象。但它不是句子。同一个词,“火事!”这个独词句就是

句子。它和“火事”这个词有同样的对象意义，但不仅有对象意义。首先是通过感觉对客观现象的认识，然后在认知的基础上对这一现象作出确定的肯定判断，并作出一定的价值判断(危险!)，然后引起惊惧的感情，然后用“火事!”这个句子向家人或邻人通报这一信息并唤起他们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些是“火事”的对象意义里没有的情态意义。客体的对象意义和主体的情态意义结为一体，就有了交际功能，就是句子了。在这个句子里，情态意义的表现形态是特殊的语调。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不论多么复杂的句子，基本情形也是一样的。

(10) 主体性的情态意义不等于主体作用，只是主体作用的某一部分的体现，也许所谓“统觉作用”(山田孝雄)就是指整个的主体作用而言的。主体作用可能包括“展叙——统叙”和“陈述”(渡边实)这两个层次，第二个层次体现为情态意义。这是指以特定形式表现出来的发话者对说的内容(对象意义)的有无、真伪、信疑、评价等判断性因素，以及对它的评价、情感的因素，以及传达、询问、祈使、说明等目的性因素，以及强调、咏叹、婉转等表达方式的因素等等的综合，是一个复杂的结构。

情态意义不可以等同于主观性。主观性属于每个个别发话者；主体性属于发话者一般。

(11) 任何语言的句子都必然是对象意义和情态意义的统一，但是日语可能情态意义更为浓重些。

⑦a. someone took my wallet.

(誰かが私の財布をとった)

b. my wallet was stolen.

(私の財布がとられた)

c. 財布を取られた。

日语就没有 a、b 那样的句子，只有 c 的说法。b、c 都说的是一

个事实，但是 a、b 侧重或基本上是报道事实，c 则有浓重的情意，发话者“迷惑”的心情溢于言表。类似的例子在日语里极多的。

(12) 隐性结构（深层结构）是语义结构，是对象意义的结构。显性结构（表层结构）是对象意义与情态意义结合的结构。由于表层结构中情态意义的作用，对象的意义、客体的意义，即句子的叙述内容才能同现实发生关系。

⑧高い山

⑨山が高い

在隐性结构（即语意结构）里这是一个意思，一个对象意义。在显性结构中⑧是短语，⑨是句子。它们有同一的对象意义，但是结构不同，⑨的结构中寓有情态意义。

(13) 隐性结构诸因素之间的关系，核心是逻辑关系，但也有非逻辑关系。

我们通常说格助词标示格关系即逻辑关系，是说在表层结构里格助词标示、反映深层逻辑关系的格关系。但是，即使在表层结构里，格助词也不是对应地反映深层的逻辑关系。例如“ガ”称为“主格助词”，但深层里没有什么一般的“主格”。表层的“ガ”既可反映深层的施事，也可反映受事（在被动句），也可以反映原因（“冷害が作物を枯らした”）。“デ”可以反映处所、原因、手段等多种逻辑关系。并且，表层结构中表示逻辑关系的不仅限于格助词。表示因果关系的“カラ”“ノデ”都不是格助词。因此，用格助词标示深层的语义关系是不适当的。

〔深层〕 次郎（受事・受惠） 太郎（施事・施惠）

時計（移动的物体） モラウ（移动动作）

〔表层〕 ⑩次郎が太郎に／から時計をもらった。

⑪太郎が次郎に時計をやった。

(14) 所谓“成分”是表层结构的事。深层只有事物的逻辑

和非逻辑的关系，没有语法的成分。不论把某个成分叫“主语”或不叫“主语”，某个成分叫“宾语”或叫“连用修饰语”，这些虽都是可以讨论，但都是表层结构的事。表层的成分并不改变深层的客体意义。⑩中“次郎が”被称为“主语”，⑪中被称为“补语”，但都只有“受事·受惠”的逻辑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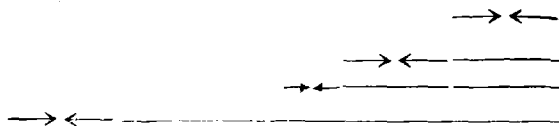
成分是对情态而言的，是指在实现情态意义中担负的角色。成分有的负载对象意义参与情态意义的实现，有的并无对象意义，直接实现情态意义（如某些“独立成分”等）。

(15) 前面已经提到，认为“词”都是客体性的，“辞”都是主体性的，并不符合实际。一般说来，名词只有对象意义，在句子里只提供“素材”。名词必须以助词为中介才与其他词组合，才有所谓“展叙”的语法功能。用言则除有对象意义，提供“素材”之外，不论是否与“辞”结合，都有“统叙”的语法功能。“展叙”，“统叙”，“再展叙”这些语法功能是发话者把种种负载对象意义的素材组织成一个统一的“叙述内容”的主体作用，但不是主体的情态意义。不能说像格助词那样的“辞”也有主体的情态意义，也不能说所有助动词（“辞”）都有同样程度的主体情态意义。助动词互相接续时排列的顺序是按〈对象意义→较多对象意义较少情态意义→较多情态意义较少对象意义→情态意义〉，最后的“不变化助动词”（金田一春彦）只有情态意义，这个事实已为语法家普遍承认。用词自身有情态意义，除“统叙”外还有“陈述”的作用，即使不使用“零符号”（时枝诚记）来说明，也是公认的事实。

(16) 表层的句子成分的组合关系也不是平面的，而是多层次的，象一个竹筭，越近筭心的部分越负载更多的对象意义，越接近筭皮的层次越负载更多的主体性情态意义。

如果暂时不计限定或非限定的修饰成分及其他成分，仅以作为骨干的诸成分而言，下列图式可以简明地表示这多层次的结构。

⑫ たぶん太郎が花子に部屋を片づけさせないだろう



(北原保雄)

(17) 试图把支配日语句子结构的原理一元化，是困难的。实际上日语有两类句子，一种是定性性句子，一种是述事性句子。

(另有言情性的句子，此处不涉及。)前者即“品定め文”，指以名词为谓语的，通常所说的判断句和以形容词为谓语的通常所说的描写句；后者即“物語り文”(“品定め文”“物語り文”，均佐久间鼎)，指以动词为谓语的通常所说的叙述句。两种类型的句子结构原理不同。

(18) 述事句的结构是以谓语动词为中心的，由若干名词对其素材意义作补充的补谓组合。(再加上修饰等成分。)

⑬ 山田さんが石川さんに自分の妹を紹介した。

句子的中心是“紹介する”。“紹介する”的素材意义(对象意义)是“未知の人同士を引き合わせる事”。这是一个独立的意义，但不是一个完整的意义。“未知の人同士”是谁和谁？介绍谁？介绍给谁？谁介绍？要完成一个叙述内容，说清楚一件事情，得用“妹を”，“石川さんに，”“山田さんが”这一系列名词作补充。所以，在这个句子里“妹”是ヲ格补充成分，“石川さん”是ニ格补充成分，“山田さん”是ガ格补充成分，这些补充成分反映了深层的某些语义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补充成分是平等的，并无哪个是主，哪个是次的关系。这句话就是说这么一件事，并不是专就“山田”要讲点什么。“述语”不是与“山田”对称地“述”他什么。这种句子里只有三上章等所说的“主格”或“が格”，没有所谓“主语”。

有主张以反身代词（如本句中的“自分”）和敬语化现象说明主语的存在。但是这些只是这个成分的某种特性，即使这特性叫作优越性，也不能作为设主语或称之为主语的根据。因为设不设主语或叫不叫主语的根据是有没有同谓语相对等的成分。这个句子，或广而言之，述事的动词句没有这样的成分。

（19）名词句的情形不一样。名词句有多种，除本来意义上的名词句，还有变体的名词句，有拟名词句，但其典型是〈AハBダ〉。

⑭あのかたは山本さんです。（名称）

（あのかたが山本さんであるコト）

⑮加藤和枝は美空ひばりである。（同一）

（加藤和枝が美空ひばりであるコト）

⑯鉄は金属である。（類属）

（鉄が金属であるコト）

.....

不管性质有多少不同，A同B都正是逻辑的判断关系，A与主辞对应，B与宾辞对应。在语法上就形成与谓语对称的主语和与主语对称的谓语的主——谓关系。这就是所谓“主谓句”，是与动词述事句结构不同的句子。主谓句里的谓语名词并不需要，或者说谈不上什么“格补充”。

（20）“二元对立的概念显然是结构概念的基础。对二元对立的辨认是儿童最初的逻辑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我们看到文化对自然的最初的独特的介入”。（雅各布森和哈莱《语言的基本原则》）这种逻辑概念的基础很自然地不能不影响人对句子结构的认识。对本来不是主谓结构的述事句理解为主谓结构，可以在这里找到深刻的心理根源。

（21）形容词句兼有双重性质。当判断物及其属性时是主谓

结构，但“ほら，雪がまっ白だね”这样的句子，“雪が”，则是“まっ白だ”的补充成分。

(22) 语言是看不见、听不见的抽象模式。句子以及它的情态意义、对象意义也是做为抽象的类型来研究的。这种抽象越向现实具体性接近（或上升），就越接近现实的言语。我以为表层结构可以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以叫做标准模式，而更接近言语的第二个层次可以叫做功能模式或者交际模式。言语，由于它的个别性和无限性，不能做为描写和研究的对象，但是标准模式转化为言语的前一步，即交际模式是可以分析，可以研究的。

(23)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必须具备五个条件：语言符号（语音或文字）、内容、发话人、受话人、语境。五者形成互相结合、互相制约的复杂关系。

交际模式与标准模式最大的不同处在于标准模式舍弃了语境这一重要因素，而交际模式虽然也只能抽象地、类型式地，但考虑了语境因素。如果说标准模式只考虑符号与符号的关系，则交际模式也考虑到“解释者”的关系。

假设某个星期天早晨，一个大学生对他母亲说：“ぼくはお母さんを愛しています。”母亲会诧异地问：“それ，どういう意味？”

交际过程中，句子并不总是表示句子第一层次即标准模式所表示的那种意思。大学生的这句话，在特定语境下，对母亲说可能是“お小遣いがほしい”的意思；对女朋友说则可能是“結婚してください”的意思。我们不可能研究各种句子在各种语境下发生什么意义的转化，但可以研究语用意义和语法结构的关系。

(24) 标准模式在交际模式这个层次上通常要改变形态。例如省略、倒装等都是。但是最主要的是主题化。

交际结构里的句子除独词句等特殊的以外，都是主题句。进行语言交际、信息交流，必然是围绕一定的题目，这个题目就是

话题，句题。典型的格式是“主题——述题”（日语通常叫“解说”）。

不过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题出现在句子表面，是为显题句；另一种是主题不出现在句子表面上，是为隐题句。显题句是最常见的，如“田村さんは入院した”、“田村さんは物理が専門だ”、“田村さんは親切だ”这样的句子。（主题常用“ハ”提示，但还有其他许多提示的形式，无需详述。）至于隐题句，主要是指“现象句”（三尾砂）和存现句，这也是常见的，如“田村さんが入院した”、“空が青い”、“日がくれた”这样的句子。这种句子的确没有出现在句子表面的主题，但这只是隐题不是无题。〈ナニカ変ワッタコトガナイカト言ウト，変ワッタコトハ〉“田村さんが入院した”。〈空ヲ見アゲテ目に入ッタ光景ハ〉“空が青い”。〈今ノ時刻ハト言ウト〉日が暮れた”。〈 〉内的内容就是未出现在表面的话题，即隐题。现象句似乎在交际模式中并未改变它在标准模式中的形态，但是它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它进入了一个话题之中。

“ぼくが責任者だ”也是主题句，是“責任者はぼくだ”的倒转了的，主题和述题换位的形式。是另一种意义的隐题句。

（25）说“主题——述题”结构属于交际模式的层次，有以下的根据：第一，主题以及“主题——述题”这种格式的选定是发话人的任意行为，以选定的语境为背景。例如上文出现的某个事物，就可以选它作主题在下文对它展开叙述，这就是以互文（context）这一语言内语境为条件的。第二，主题句以标准模式为基础，但不受它的约束。

⑯辞典は大漢和を参照しました。

⑰この焼酎は胡麻を使っています。

这样的结构不但超越格关系，而且与标准模式的成分没有对应关

系。第三，主题须是已知的信息，旧信息。而信息的新旧只能在特定语境（如上下文或者语言外的环境）下辨别，标准模式里不存在这个问题。

(26) 话语焦点是交际模式的重要特点。信息中最重要的是焦点信息。焦点信息得到传达，其他信息可以省略。与焦点信息关系密切的是比较重要的信息，否则是比较不重要的信息。省略必须依从比较不重要的信息到比较重要的信息的次序进行，而不能相反（久野曄）。

焦点以语境为背景。不论是语言内语境（互文）或语言外语境，正是由于语境意义的参与，才使得句子得以成立，信息交流得以实现。例⑱是语言内语境补充信息的例子，⑲是语言外语境补充信息的例子。

⑱ A: 山田さんがきのうぼくんとこに来たよ。

B: 山田さん？ どの？

A: 女子大のさ。

B的问话和A的第二句话都是不完整的“分節句”（三尾砂），只保留了焦点。

⑲ ぼくはうなぎだ。

在餐馆正在点菜或在鱼店正在买鱼这种语境补充了出现在句子中的语言符号的不足部分，使句子得以成立，并且能准确地传递信息。焦点是“うなぎ”。在以上所说的语境下，即使省略了“ぼくは”，也不必要“だ”，用手指着自己说“うなぎ”，同样可以完成信息交流。语言固然是最重要的符号，但不是唯一的符号。环境、手势、眼神等也都是符号。实际的言语交际通常是以语言符号为主，但与非语言符号协同进行的。

(27) 交际结构还有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如代词离开语境就不知何所指。敬语离开语言背景敬谁不敬谁也无从谈起。表达

的角度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的交际效果。下面是一篇小说里的一段叙述：

⑳（昌树和增泽两人是朋友关系，增泽正在把新婚的妻子介绍给昌树）

（增沢）知ってるよな。

（昌樹）お宅の結婚式に，呼んでもらったじゃないか。

“結婚式に出たじないか。”と言いかけた昌樹は言葉を選び直した。

为什么不说“出了”，“呼んでもらった”呢？原来“……会社勤めをやめて増沢から翻訳の仕事の世話を受けるようになって以来，時折ふとそんなわだかまりが昌樹の内をかすめ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

看来情态意义也是多层的，在标准模式和交际模式中有什么具体的形态和作用，需要做具体的分析研究。

（原载《日语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6期）